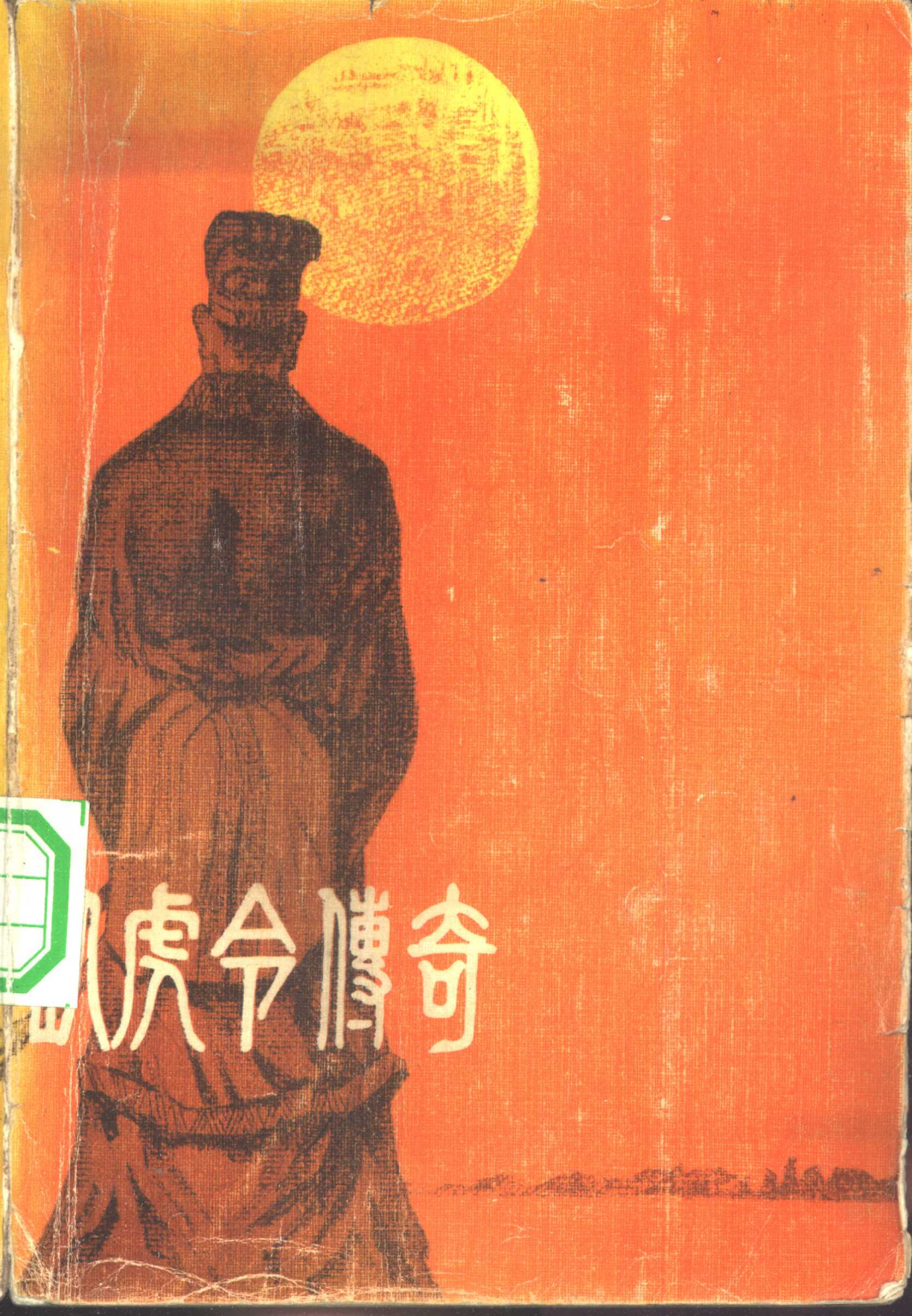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奇傳令虎



卧虎令传奇

陈明韬著

•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75 印张 7 插页 317,000 字

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48 定价：1.57 元

〔内容提要〕 卧虎令，是汉代著名的清正廉明、执法无私、不畏权贵的官吏董宣的美称。美称的来由是：东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奴才白天杀人，受到主子庇护。当时董宣为京师洛阳令，官阶不高，但他不畏权贵，乘这奴才跟车陪湖阳公主外出途中，率人拦住，“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”。湖阳公主向光武帝告状，光武帝先要处死董宣，后听了董宣的申诉，就要他向湖阳公主叩头赔礼了结此事。董宣认为自己无罪，坚决不从。太监按他的头，他两手硬撑着地面，始终不肯低头。光武帝认为他是难得的忠臣，称他为“强项令”（意为脖子不能弯的县令）。这以后，董宣又进一步打击京师其他豪强的气焰。从此，京师权贵都不敢再干犯刑律，市民遂称董宣为“卧虎”。

这部小说，在关于董宣的极其有限的史料的基础上，汲取了汉代其他清吏的事迹，进行了大胆的虚构，塑造出了一个比较生动丰满的清官的艺术形象。光武帝、湖阳公主、大司徒宋弘、王莽、王莽新朝国师公刘歆等历史人物，都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，写得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。

在写法上，作者吸取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：着重从行动中写人，讲究故事的生动曲折。有不少故事，是由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构成的，有公案小说讲究“传奇”的优点。但作者又摒弃了这类格调不高的说部为奇而奇、见事不见人的缺点。同时，小说又在写人与叙事中，广阔而真实地再现了东西两汉交替时期的社会风貌，有较强的历史感。

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是，作者在前不久因胃病不治去世。这部独具一格的历史题材小说，遂成为遗著。

目 录

一、马棚苦读.....	(1)
二、太学生活.....	(29)
三、初试锋芒.....	(58)
四、为民父母.....	(82)
五、动乱岁月	(128)
六、烽火安定	(182)
七、北海风云	(215)
八、长堤石碑	(275)
九、江夏春秋	(322)
十、卧虎令赞	(385)

一、马棚苦读

汉成帝元延四年(公元前九年)，陈留郡圉县^①董庄有一个蒙馆先生叫董绶，因为邻村周大户霸占了本村农户董二的祖田，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县衙门抓去投入监狱，受酷刑含冤而死，撇下了妻子和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叫董宣。董绶的好友县衙门吏何大叔，可怜他母子无依无靠，便给董宣在陈留郡有名的陈府上，找了个养马的差事。

这陈府的主人，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太子太傅^②陈节。太子接皇位后，他本来可以居相位，可这人太直，又不善于结交权贵，敢作敢为，因此得罪了有势力的皇亲国戚，被排挤出朝廷。

据说成帝曾给他饯行，在御花园摆上酒宴，敬了他三爵酒，一爵酒感谢他对太子的教诲，二爵酒愿他健康长寿，三爵酒请他关心朝政，留意人才。然后由三公九卿送行，特赐安车，回乡养老。

这天，董宣拿着何大叔给陈府老马倌马大伯的亲笔书简，匆匆上了路。

① 圉县：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南。

② 太子太傅：太傅周代始置，为国君辅佐之官。秦废，汉复置。西汉太子太傅，为辅导太子的官。

圉县到陈留郡有几天的路程。已经走了两天，这天又走出了二十多里，前面要经过一片茂密的大树林，然后翻一座山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很少村庄，更没有客店。他没有停下，只是吃了些干粮，继续赶路，准备今天就翻过那座山，这比走大路要近六十多里地。

离开了大路，钻进了森林，这儿的树可多啦！由疏而密，大树小树一棵挨一棵，树叶密得不见天日，太阳光好容易从树叶的隙缝里照进来。人在里面走好象两边是靠墙的巷子一样。林子里的路是打柴的人踏出来的，既狭窄又弯弯曲曲的，很不好辨认，只能看太阳光认定方向走。渐渐太阳偏西了，阳光照不进这树林，就更显得阴森森的了。

正走着，一只大灰兔从眼前窜过，跑得可真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奇怪的是过不一会，它又折了回来，蹲在一块石头后面，转动着一双发亮的眼睛，瞅着董宣。董宣随手拾起一块小石头甩了过去，这可是他从小练就的本领，百发百中的绝招。大灰兔果然被击中了腿，一蹦一跳地逃窜。董宣跟着就追。大灰兔挣扎着逃跑，董宣气喘吁吁地紧追不放。但这是树林，大灰兔尽管负了伤，到底比董宣利索，董宣撵不上它。大灰兔看来也疼得厉害，只要不逼得太近，它就蹲下来歇息，并且转过身来，用两只闪亮的眼睛警惕地看着董宣。一靠近它就又蹦又跳地逃跑。就这样追一会停一会的也不知道追了多久。眼看追不上大灰兔，董宣打算退回原路，这才发觉已经分不清方向，迷路了。

森林里根本没路，他追大灰兔时是钻林子进来的。那时林子不密，这会儿林子密了，天色也晚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
都怪这害人的大灰兔，他只好摸索着往回走。由于分不清方向，他只觉得林子愈走愈密，意识到这不仅没有退回原路，相反

进了密林深处。他想，不回原路也不要紧，反正是要穿过这个林子的，找个地方歇息，等天明再赶路就是了。可这是密林，自然少不了野兽，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才行。

他边走边找，终于在一棵枯朽了的树上发现一个大洞，足足可以弯着腰进去。这下子可好了。他怕这是个什么野兽的窝，就折断一根树枝，伸进树洞里捅了一阵子，一点响动也没有，里面空荡荡的。这才小心地弯着腰试探着往树洞里钻。刚钻进树洞，脚一踩空，连人跌了下去。好在不深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原来树洞里还有一个土坑。用手沿着土坑一摸，发现前方还有一个洞。这可怪了，好在那根树枝还拿在手里，又往洞里捅了一阵，没有响动，就大着胆子往洞里爬。一进洞口，突然看见洞的深处隐隐约约好象有灯光。这下可把董宣惊呆了。这是什么灯光？这儿为什么会有灯光？他不明白，愣在那儿不敢动。退出吧，外面是密密的森林，黑夜里出没着伤人的野兽。留下来吧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踌躇了好一会，心想，既然有灯光，就一定有人，说不定是什么隐士的岩穴，或者是猎人的住处。他把心一横，爬了进去。等到爬近了灯光，这才看清楚，这里高着呢。用不着爬，伸直了腰走都碰不了头。里面静悄悄的没见一个人，一盏大肚子的油灯，放在高高的土台上点着。洞角内铺有地铺，还有锅、瓢、碗、碟等炊具杂乱地放在一边。显然这里住得有人，可主人不在家。

董宣走近土台，把灯芯拨大了一些，顿时明亮多了。突然，从地铺上发出一声呻吟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说：“回来了吗？得手了没有？”把董宣吓了一跳，这才看清楚，地铺内边睡着一个人。这人脸色蜡黄，两只眼窝深陷了下去，半闭着眼，一脸的络腮胡子。放在被子上手是干枯的，没有一点血色，看样子正患着重病。

董宣认定这人就是洞穴的主人，连忙上前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！”

那人听这么说，猛睁开了眼，露出凶光，用手支撑着半抬起了身子。只听他大吼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说着就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。

董宣见这架势，吓得连忙退了几步，解释道：“我是迷路的，误撞入这里，别见怪，我这就走。”说罢转身就走，又听见这人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接着就听到咣啷一声，是刀被扔在地下的声音，又听到咕咚一声。

董宣回头一看那人倒了下去，正想趁这机会逃了出去。刚走两步又一想，不对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这人可能是重病虚弱，一时用力过猛，晕死了过去。赶紧转回身来，走到地铺前低下了身子，把那人搂在怀内，扶起他的头。又从自己身上解下葫芦来，葫芦内装的是准备路上用的水，晃了一下，内面还有，便倒了一点灌进他的嘴里。

慢慢地那人苏醒了过来，睁开眼睛无力地望了董宣一眼，自己躺在人家怀内，他明白救醒他的人是这少年。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带着和解的口气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？”董宣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拍拍洞壁说：“这儿是七星山寨！”

这可把董宣弄迷糊了，明明是个土洞子，怎么说是山寨呢？那人见董宣愣在那儿，知道他不懂，就把衣袖往胳膊上一勒，露出了手膀上刺的北斗七星。董宣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闯进了盗贼的窝子，这种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。这真是想逃虎口又跌进了狼窝。真后悔，刚才趁他昏迷走掉多好，现在怎么办？还是设法赶快逃走的好。

那人虚弱极了，只见他冷汗直流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胸脯急

速起伏，气喘不停。他抬起手指着洞顶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拿……药……来。”董宣抬头一看，果然，土洞的顶棚有几根粗大的横梁支撑着，横梁上挂着一个不大的药葫芦。他连忙直起腰来一伸手，摘下这个药葫芦，递给那人。那人揭开盖子倒出一粒红色药丸，董宣又连忙倒了一杯水给他，让他把药吞了下去。

不一会那人喘息慢慢平了些，正想开口说话，这时，洞口传来了脚步声。董宣回头一看，进来了三个人。头一个是彪形大汉，满脸横肉，从左耳到鼻子以下，是一道明显的伤疤，样子怪吓人的。跟在后面的两人，被大汉遮住了灯光，看不清楚。三人肩上都背着东西，走在前头的大汉，开始把董宣当成自己人，老远就嚷开了：“寨主！起来了？”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。不等下面的话说出口，他一眼看出这个背着身站立的人，不是自己人。他本能地往洞边一跳，丢下背上的包袱，哗啦一声从腰间抽出刀来，大喊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嗖的一声举刀就砍。董宣见他抽刀的时候，就横下一条心，不能等死。刚才那人扔在地下的刀就在脚下，他一弯腰拾了起来，正好大汉的刀向头上砍来。他举刀用力一挡，只听哐啷一声，火星直冒，把那人的刀挡了回去。二人刀来刀往，寒光闪闪。后面的两人见动起手来，也把背上的东西一扔，抽出家伙来，一个拿的是铁尺，一个拿的是铁铲，一齐向董宣扑来。

董宣没练过武艺，只不过是拚命挡了两下，哪里是敌手。大汉手脚麻利，又有力气，一刀就磕去董宣手里的刀，抢上一步，刀锋直指董宣的胸膛。董宣心想这下子完啦！正准备闭目等死，只见拿铁尺的人，用铁尺把刀轻轻一格，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：“留活口！”大汉跟进一步，气势汹汹地骂道：“大胆的小杂种，敢闯山寨？”把董宣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，一脚踢倒地上。

三人这才走向躺在地铺上的人问：“寨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

个被称为寨主的人指指董宣说：“他说是迷路的，误入了山寨。”大汉回过头来大声吼道：“小杂种，是这样么？”

董宣心想反正完了，了不起一死，也不太害怕了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一点不错。我只不懂我和你们无怨无仇，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刀子。”

拿铁尺的对寨主说：“这小子怪有种，该不是威武窑子派来的划子吧！”寨主摇摇头说：“不象。”就把董宣刚才怎样从昏迷中救醒自己的事说了一遍，接着说：“要是威武窑子的划子，早把我捆了。”拿铁铲的又问：“会不会是仇家的刀客？”大汉两目一瞪，带着嘲笑的口气说：“屁！不象行家，一出手就露底了，他妈的连个站相也没有，十足的老外。”拿铁尺的迟疑了一下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大汉叭的一声把刀插进了刀鞘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给他放血算了。”拿铁铲的望望董宣又望望大伙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行！别脏了咱们的窝，明天把他送远些。”

董宣明白只能活今天一晚了，同这帮人没有理可讲，自认倒霉，不再开口了。

这时，寨主开腔了：“风顺么？”三人抢着说：“顺极了！”于是把背回的包袱一一解开，都是些偷盗、抢劫来的东西。寨主让大汉分成四堆，自己在地铺上半躺着，从枕头底下摸出四颗不同颜色的小石子，往被子上一扔，三人熟练的根据代表自己的石子不同的位置，拿走自己的一份，剩下的是寨主的一份，也给拿到地铺边上。

这时，拿铁铲的一马当先，从洞角内提出酒壶，又从梁上吊着的竹篮子内拿出吃食。拿铁尺的升火烧饭。不一会，酒菜发出扑鼻的香味，这伙人吃着喝着，又说又笑的。

躺在一边的董宣，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自己也半天没

吃东西了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现在，被这酒肉的香气一熏，真是垂涎三尺。他心想死也要做个饱死鬼，一气之下，放开嗓门就嚷：“呔！你们这帮人，太不够朋友了。上刑场的死囚，还喝三杯上路酒，我的呢？”

没想到这么一嚷嚷，怪灵验。四个人互相看了一下，大个子猛的站起来，一伸大拇指：“他妈的，好样的。爷们不亏待你。”说着叉起一大块肉，由于董宣是被捆着躺在地下，他只得深深弯下腰来，往董宣嘴里送。

拿铁尺的也夸奖着说：“好小子！”端着满满一杯酒过来。

寨主也凑趣似的下了命令：“松绑！让他吃够！”

董宣被松开了手脚，一阵痛快，也蹲在地下。他的确是饿极了，吃得挺猛，喝得也不差。拿起一只猪肘子来，又是撕又是啃的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也是大碗大碗的干。

大个子瞧着董宣又吃又喝，毫不局促，称得是狼吞虎咽，很有一股豪气。他半晌没言语，突然，使劲往董宣肩膀上猛一拍，大声说：“伙计！入伙吧！”

董宣满满一口菜，张不开口，只是摇摇头。他用眼睛望望大个子，只见他满脸是笑，知道他没有坏意思。

拿铁尺的凑上来说：“你闯了山寨，入伙就活，不入伙就死！”

董宣咽下了口内的菜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不想死！……”

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这伙人马上高兴了，叫嚷着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好样的！”端起酒碗就要敬酒。

董宣用手拦住了说：“听我说完。我有父仇未报，老娘要养，所以我不想死。可要我入伙，取人不义之财，宁可死。”

大个子的脸马上一沉，气得用手往地上猛一拍：“放屁！爷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么？你敢当面骂爷们，非宰了你这小子不行。”

拿铁尺的拦住大个子，也恶狠狠地说：“混账！你小子有仇未报，不想死。未必爷们就想死？谁不知道干爷们这买卖，是把脑袋挂在裤带上玩的行当。谁不想活？是逼得没法呀！爷们的仇恨比你的大。”

拿铁铲的探着身子说了话：“好，你说说你的仇恨！”另外两个也嚷嚷要他说。

董宣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因为这是他最伤心的事，说着说着，想起了受屈而死的父亲，孤独一人受苦的母亲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

拿铁尺的听着听着，先是发呆，渐渐地低下了头。后来也流下了眼泪，啜泣着说：“小兄弟！快别说了。你还有个可怜的老娘活着，我呢？我比你更苦。”说着把眼泪一擦，气愤地接着说：“同村放债的杂种逼死了爹娘，老婆上了吊，剩下个不满三岁的孩子，活活饿死。现在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。”说罢哭泣不止。

大个子咬着牙直跺脚，大声嚷嚷：“他妈的，谁叫你们讲这些伤心的事，害得老子鼻子酸溜溜的，心里不好过……”

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拿铁铲的长叹一声，象是自言自语一样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老子能有一分地，就不当佃客；能有一升粮食，老娘就不会跳井。能揭开锅，我会走这条路吗？”他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酒，接着说：“干了几年这行当，还舍不得扔下这铲，活见鬼，还想有一天，能回家种地，还用得着。唉！我在说梦话。”边说边满含深情地抚摸着那把铁铲。

大个子端起满满一碗酒，仰起脖子，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底朝天。一抹嘴，带点玩世不恭的神气，苦笑着说：“老子和你们不同。老子的爹娘都在，老婆孩子也有，还是个有吃有喝，衣食不愁的阔佬。”说罢哈哈大笑不止。

董宣感到奇怪，睁大了眼睛问：“那是自己愿意干这一行的罗？”大个子摇摇头说：“不，不，是被逼的。”董宣更感到迷惑不解了，追问了一句：“谁逼你？爹娘、老婆和孩子都在哪儿？”

大个子听这么问，两只眼象要射出仇恨的火焰一样，一闪一闪的，可还是用自我嘲讽的口气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告诉你吧！老子是私生子，生下地娘就不要老子了，把老子丢了，成了孤儿。这不是爹娘都还在么？”他苦笑着，脸上的肌肉直颤抖，看得出在极力克制着内心的痛苦，接着说：“他妈的，就是不知道谁是我的亲爹娘。后来，长大了。老岳家瞎了眼看中了老子，招我做女婿。还添了个胖小子，总算让老子尝了一下人味。他妈的，官府要赘婿应征戍边。家里没了男人，怎么过得下去，老婆带着孩子要找活路，只好嫁人。他妈的，这不是老婆、孩子都有么？可老子想见见，能见得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。两眼噙着泪，强忍着没让它流下来。这个硬汉子愈说嗓门愈高：“戍边，这不是送死吗？还未到戍所，一路上，老子挨冻受饿，还得挨皮鞭，受得了么？老子开溜了，成了逃兵，这不是不愁衣食有吃有喝的阔佬么？”

这些事别说董宣不知道，连他的同伙也不清楚。拿铁尺的望着他脸上的伤疤正想问，大个子好象看透了众人的心一样，摸摸脸上的伤疤，气愤地说：“半路上，被抓回，当官的朝老子头上就是一刀，老子头一偏，正好砍在脸上，顿时血流满面。狠心的杂种，又朝老子肚子捅了一刀，肠子也流了出来。那杂种以为老子回了老家，丢下不管。总算老子命大，活了下来。结果弄成这模样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。不干这一行能干什么？谁见了我这逃兵，都可以捉去请赏。”

大伙听到这儿，从内心里同情大个子。但他的遭遇是这样的

悲惨，内心的痛苦，是无法用语言安慰的。大伙都沉默了，想着自己的不幸，同情别人的可怜。

半天没言语的寨主，这时才说话了。他面部很严肃，用郑重的语气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小兄弟！明天送你下山。吃饱了，喝足了就去睡吧！”

在这小小的土洞内，这位半死不活的寨主，简直就象一位统率百万大军的将军。他的话，没有谁敢不听。这伙人对他这么驯服，不知道是出于对他过去的威望表示尊敬，还是出于习惯。

听寨主这么说，大个子马上端起一碗酒，递给董宣，两眼显得那么和善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小兄弟！别见怪，刚才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是咱山寨的规矩，叫‘镇山威’，喝了吧！”

董宣接过酒来，一口就喝光。董宣本不会喝酒，早已有点头晕。大伙也喝得差不多了，由于回忆起各自的伤心事，气氛显得沉闷，谁也不愿多说话。

临睡觉，大个子一边抱歉地对董宣说：“小兄弟！这是咱山寨的规矩！”一边又把脚手捆了起来。不过这次捆得很松，一点也不感到疼痛，只是行动不便就是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们解开了董宣的脚手。吃罢早饭，就准备送董宣下山。寨主半躺在床铺上说：“小兄弟！咱山寨总是吉星高照，不管是山上的羊，还是河内的鱼，从不空手。你也不能坏规矩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把董宣浑身上下一打量，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，便嘿嘿一笑说：“这样吧，把你身上那个葫芦解下来！留个纪念吧！”

董宣也只好笑笑，连忙解下葫芦，递给了寨主。

当董宣被送出树洞时，顿时感到浑身轻松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气。从树隙照进的一丝阳光，显得分外明亮。没等他把这片树林看清楚，拿铁尺的就用一块布把他的眼睛蒙住。不用说，这又是

规矩。接着又牵着他团团转了一阵，别说是蒙住了眼，就是睁着眼，也给他弄得晕头转向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这才听到拿铁尺的说：“扶着我的肩走！”

就这样，董宣被蒙着眼，扶着那人的肩，跌跌撞撞，磕磕碰碰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。董宣感觉到这林子根本没路，或者是故意钻林子不走正道。真佩服他们的警觉。

在走路的闲谈中，董宣笑道：“你们都是些天王老子不服，地王老子不管的人，对寨主怎么那样顺从、听话呢？”

大个子听了哈哈大笑说：“你懂个屁，咱们寨主可是蹚过大江大河的好汉，他如今是离了山的虎，倒霉到家了。”

拿铁尺的接着说：“告诉你吧！二十多年前，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正赶上尉氏人樊并树大旗招兵买马，人称威武将军，可红火了！”

大个子抢着说：“咱寨主是护旗的将爷，他妈的，冲进陈留郡把太守都干了。多痛快！老子可惜没赶上。”

拿铁尺的补充着说：“顶威武的时候，有上万的人马。后来坏事了，咱寨主被逮住，判了死刑。他一点也不慌，瞅个空子，杀了看守的狱卒，就越狱逃了出来。”

大个子显得很高兴地说：“咱老子能有这么个寨主，可真他妈的有福气。”停了会儿，他又用极为严肃的语气说：“小兄弟！咱们今天说的和你看到的，在外边一个字也不准说，不然，不怪哥们不讲交情。”

拿铁尺的也严肃地说：“这是我们性命交关的事，懂吗？”

董宣拍了拍胸象发誓一样说：“漏一句，不是人生父母养！”

大个子乐了，给了董宣一拳说：“好兄弟！”他忘记董宣是蒙着眼的，董宣吃这一拳，几个踉跄差点没摔倒。

说着走着不觉到了中午。他们停了步，给董宣解下蒙眼的布，大个子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，又替他斜系在肩上，然后轻言细语地告诉他：“笔直走，莫回头望！前面不远就是悬崖，上面系得有绳子。抓住绳子溜下去就是山沟，顺流水走出山沟，就出了山，再走不远就有人家了，自己问路去吧！”接着两人说了声：“后会有期！”大个子走上前来猛的给了董宣一耳光，打得脸上火辣辣的。拿铁尺的也厉声地吼着：“快走！”

董宣一瞧两人的脸色，又和初见面时一样，凶神恶煞的，简直就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匪徒。这回董宣明白，这叫“压场子”。他二话没说，头也不回地向所指的方向快走。

果然象大个子所说的一样，抓住绳子溜下悬崖，顺水走出山沟，不远有了人家。等他问明道路才知道，这儿去陈留近了五十多里。摸摸包裹里剩下的干粮，勉强够路上吃的了。

一路上，董宣边走边想，这一夜，多玄乎！拣来的这条命！不过这些人别看他们的样子挺凶，心还是怪好的。想不到他们都有那么多伤心的遭遇，可怜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。

他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歇腿，顺手把大个子给系在肩上的包裹解下来看看，嘿！原来是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内面还夹着有二千钱和几两零碎银子。董宣手上拿着这些东西，想到昨天晚上拿刀砍他的情景，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出于一个人干的事。

那个满脸横肉，刀伤疤盖了半个脸，出言粗鲁，脾气火爆的大个子，却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！

到了陈留郡，董宣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原来主人家有一个老头养马，只是年岁大了，腿脚不便，才添了董宣这个小马倌作为助手。老头姓马，是何大叔的朋友，他从何大叔的书简中知道了董

宣的身世，很是同情，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董宣。他在马棚的另一头，马伏的小屋内安排了董宣的住处，详细介绍了陈府的规矩，特别提醒他管家的厉害，小心挨皮鞭。

这生活，对董宣来说是陌生的，极不习惯。好在马老伯是个心肠极好的人，多少减轻了些那种别离了母亲和生长的土地的惆怅。

马老伯教他放牧蹏马，切草拌料，喂马饮水，洗马刷马，出粪垫栏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太阳落山，就累得浑身无力，巴不得倒头就睡。可这些哑巴畜生，别看不会说话，挺不老实。稍微马虎一点，它就会感到不舒服，不是嘶叫就是尥蹏子，闹得你不得安宁。再就不吃食、生病掉膘，这事让管家知道了可不行。轻的是叱责吼骂，弄不好劈头盖脑的皮鞭抽你。马老伯是陈府的老人，管家对他还客气点，拉不下面情。自从有了董宣，这可好了，来了个出气筒子。管家欺他刚来，年纪又小，象找岔子似的，有事无事尽来马棚逛荡。

一天，小主人把几匹马都拉出去，说是到校场骑马射箭。其实，这些马没经过调驯，拉拉车还能对付，上校场那是瞎胡闹。这话小马懂可不敢说。等到回来的时候，每匹马都汗涔涔、气吁吁的。董宣连忙上前接马。

董宣见马身上淌汗，又大口出气，觉得马一定很渴，赶紧提了一桶水来给马喝，马喝得可香甜，不时发出喷鼻声。董宣看着也高兴。

突然，背后啪的一皮鞭，抽打在董宣背上，火辣辣的。回头一看，是管家，凶神恶煞般鼓着一对蛤蟆似的眼睛，气咻咻地吼骂着：“你这小子！想害死它？”打得董宣莫名其妙，呆呆地望着他。管家又骂了一声：“混蛋！满身是汗的马给它冷水喝？还不赶快把